

爱与痛中的
挣扎与絮语

在幸福飘摇的季节，
如何把恐惧化作爱，
去爱那个宣称不再爱你的人。

我以事写作，希望能为昏暗乃至漆黑的心灵角落带去一
点光亮，希望能抚慰自己以及他人。

——劳拉·蒙森

有一种爱叫 我不在乎

美] 劳拉·蒙森 Laura Munson 著
许青松 译

*This Is Not The Story
You Think It Is.*

A Season of Melancholy Happiness

美国最受尊重的读书俱乐部
“每月一书”年度最佳图书

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

提升自我的心灵层次
担起自己的人生遭际

一把智慧的钥匙

让你几乎可以承受任何事情的发生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有一种爱 叫 我不在乎

[美] 劳拉·蒙森 Laura Munson 著
许青松 译

*This Is Not The Story
You Think It Is.*

son of Unlikely Happiness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有一种爱叫我不在乎：爱与痛中的挣扎与絮语 / (美) 蒙森著；许青松译。 -
北京：新世界出版社，2010.11
ISBN 978-7-5104-1380-3

I. ①有… II. ①蒙… ②许… III. ①自传体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213087号

书名原文：This Is Not The Story You Think It Is: A Season of Unlikely Happiness

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any form.

Copyright © 2010 by Laura Munson

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my Einhorn Books, an imprint of G.P.
Putnam's Sons,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 (USA) Inc.

有一种爱叫我不在乎：爱与痛中的挣扎与絮语

作 者：(美) 劳拉·蒙森 (Laura Munson)

译 者：许青松

责任编辑：余守斌 熊文霞

责任印制：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：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：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：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：www.nwp.com

本社英文网址：www.newworld-press.com

版 权 部：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：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：三河市祥达印装厂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开 本：660mm × 960mm 1/16

字 数：210千字 印 张：16.75

版 次：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04-1380-3

定 价：28.80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，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：(010) 6899 8638



- Chapter 1* 克莱伦斯，你在吗？
是我，我是玛丽·贝利，乔治·贝利的妻子 / 001
- Chapter 2* 未知之云 / 012
- Chapter 3* 里尔克的世界，鲁米的封地 / 020
- Chapter 4* 现实、蟑螂、地下室里的饕餮，
以及小啤酒厂 / 028
- Chapter 5* 蒙大拿 / 042
- Chapter 6* 父亲的蓝色杜森伯格 / 055
- Chapter 7* 意大利疗法 / 070
- Chapter 8* 主显节 / 080
- Chapter 9* 永无宁日 / 091
- Chapter 10* 我的邪恶孪生姊妹——希拉 / 105
- Chapter 11* 超级冷酷的妻子 / 119
- Chapter 12* 国庆节之神 / 130
- Chapter 13* 对 话 / 145
- Chapter 14* 靠不住的幸福 / 156

- Chapter 15* 自由落体 / 169
- Chapter 16* 心形的石头 / 183
- Chapter 17* 出 轨 / 194
- Chapter 18* 社 区 / 208
- Chapter 19* 他姐姐的礼物 / 216
- Chapter 20* 一场胜战 / 228
- Chapter 21* 印第安之夏 / 233
- Chapter 22* 两只热气球 / 243
- Chapter 23* 感恩节 / 248
- Chapter 24* 尾 声 / 253
- 我床头柜上那探得高高的、摇摇欲坠的生存宝典 / 255
- 致 谢 / 258

Chapter 1

克莱伦斯，你在吗？ 是我，我是玛丽·贝利， 乔治·贝利的妻子

凌晨5点，
夏，蒙大拿

事已至此，我居然还是很宁静祥和。事实上，我从来没有感到过如此的平静安宁，如此的了无羁绊。我从来没有如此地坚信，万事万物不过是简单的选择，而像我这样的凡夫俗子，只要听天由命就行了——尽管天命总会搞得乱七八糟。天命如斯：昨天晚上，我的丈夫抛出句“我不知道自己还爱不爱你”，就掉头摔门倒垃圾去了……现在，9个小时过去了，他依然没有回来。

你也许觉得，这会让我很痛苦，甚至惊慌失措、濒临崩溃。但我没有那样，我选择了不以为苦。

你可能很奇怪：怎么可能会这样？

还是先邀请你看看我的枕边秘籍吧！有兴趣的话请翻到本书后面的《我床头柜上那摞得高高的、摇摇欲坠的生存宝典》，正是它们谆谆教导我，我的内心应该宁静、祥和、博爱、无苦无嗔、自由自在——那些声音是佛陀，是耶稣，是苏菲神秘教义，是基督传说，是苏斯博士，也是……我一直苦苦追寻着处世的智慧，也信奉着处世之道莫论出处的说法。所有那些精神导师都在暗示着，甚至大声疾呼着一个简单的真

理——无所求者无所苦。无所索求呵！

那么多导师的微言大义，让我无数地看到这一点，这甚至能一直追溯到我第一次开始形成上述思考的很久很久以前。然而，就在那么一瞬间（事情都是瞬间发生的），现实让我遍体鳞伤。即使我武装了所有这些处世智慧，还是没搞明白如何才能无所索求。

我怎能不祈求我的爱人推门而入，信口胡编一个优美动听的故事——譬如，他如何整晚枯坐子立，如何聆听了天主的教诲，如何与天使唱诗班一起低吟浅唱，如何见到了耶稣显灵。所有这些让他突然意识到我的认知世界，于是，我们俩在心灵上同时拜谒了那位神奇的天使，它引领我们领略着宇宙的奥秘：让痛苦见鬼去吧！不要自怨自艾了。赶紧回家，爱抚你的妻子。赶紧回家，一定要爱惜自己。赶紧回家，你的幸福在于一件事，也只在于这件事，那就是无拘无束。拥抱自由吧！不要再自怨自艾了。生命是自由的、不受约束的，生命不是什么索求无度。冲一杯香气四溢的咖啡，聆听红翅乌鸫在沼泽里的欢歌。忘掉那些蚊蝇呢喃吧！

但是，我丈夫还是没有回家，他也没有打电话，甚至也不接听手机。我还是继续这种可笑的“祈祷”吧！

我听过的最睿智的劝导，大概就来自我那位心理医生了。我坐在诊疗室里，哭得一塌糊涂，为我那失败的写作生涯和我丈夫的工作压力而悲泣。那时候她就说：“我实话实说，你的问题在于，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完全不受你控制的事物上。”

我当时就承认了：“嗯，大概是这么回事。我写小说，不可能不想看到小说的出版，而且这14本小说几乎就是我的大半个人生。我抚养孩子，一共两个，女孩12岁，男孩8岁。我全身心地关怀着他们的一举一动，不可能不想庇护他们的健康和快乐，也不可能不祈求他们能穿着合脚的鞋子、过着挚爱的生活。我结婚了，丈夫是大学时代起就爱慕的那个男人，我不想结婚之后还生活在孤独中。我无法控制所有这些结果，但又希望有好的结果。如果我说好的结果不会让我感到幸福，那就是在撒谎。”

她马上说：“你也知道，那样求索无度就太蠢了。”

“对，这也许很蠢。但人的本性，不就是追求索取吗？我不能不直面自己的本性，这不可能。”

“确实如此。”她习惯性地挑了一下眉毛。

我知道，她一挑眉毛，我就应该洗耳恭听了——她的这个动作，表示接下来会有一些金玉良言。

“索求还是造赐，这两者的差别很大。”她说，“难道你不想抛掉那些焦躁、压抑、恐慌和愤怒么？”

“当然想啊！所以我才坐在这儿。但你不是让我无索无求吗？”

“确实如此。那你相信自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么？”

“当然相信。但这不是要两个人一起努力，才能琴瑟和谐么？”

“真的么？”她又挑了一下眉毛。然后，她好像觉察到我的窘迫，马上补救了回来，我高兴了一些。她说：“只有当你不再索求超出自己控制范围之外的东西时，你才会幸福。”

她说起来倒容易。她自己只是自在地靠在紫红色沙发上，旁边放着她的美甲套装和一尘不染的披肩，而面前是我这个可能要比她可怜得多的患者。

一个人怎么可能无索无求？我们一出生，就想着要活下去。我们一结婚，就祈求能与另一半共度余生。我们生儿育女，希望他们无病无灾地活下去。尽管刚开始子女们都好像要自力更生、各奔前程，但后来我们就想，一定要让他们幸福，要让他们活得长长久久，长久得足够让我们抱上孙子。我们又想让这些孙子孙女们也能茁壮成长，其实，甚至在他们出生之前，我们就开始担心他们的生活了。如果我们的孩子看到他们的孩子先他们而去，我们又该拿什么去安慰自己的孩子？我们希望每个人都生机勃勃，也希望自己能永葆活力。最好到了100岁，我们仍然能开车、不犯迷糊，牙口、胳膊、腿脚也仍然听使唤，而且最好在睡梦中逝去。我们想成为凯瑟琳·赫本（Katharine Hepburn）^①。我们还需要一点点声望，为了这点声望，我们需要努力

^① 凯瑟琳·赫本（Katharine Hepburn, 1907~2003）：美国电影与戏剧界的标志性人物，代表作为《小妇人》、《猜猜谁来吃晚餐》等，被美国电影工业协会评选为史上最佳女演员，代表了真实而又理想的美国女性。她以96岁高龄平安去世。（脚注均为译者和编者注释，全书同）

工作，于是我们想聪颖明慧，想获得成功。我们怎么可能在人世间守着这副皮囊而真的无索无求呢？

我有一位非常有名的、骨子里都透着文人气息的小说家朋友。我曾经写信问他：你已经跻身于文人作家，又怎么会不想看到作品的出版？他的回答同样很轻巧。

这位朋友给我打了个电话。当时我以为自己就要醍醐灌顶了——肯定是字字珠玑啊！他说：“能出版还是不能出版，它们唯一的差别就是，出版了。”

好吧，我“亲爱的整天混日子、没事就翻翻读者来信、顺便侃侃作品大卖特卖”的小说家先生，我整天窝在小黑屋里，连年累月，连篇累牍，呕心沥血，折磨自己可怜的肠胃、屁股还有灵魂，可不是为了献身这该死的人类心灵沟通艺术！最后却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不是！甚至都没有想过，怎样才能冲出这间小黑屋，直接找个什么人诉说衷肠！到此为止吧！请原谅我没有那么乐观向上。对我来说，这只意味着一件事，那就是彻头彻尾、完完全全的搪塞。

反正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，而直到现在，我仍然这么想。

还是回到我那位小说家朋友吧！

我开始诉苦：“其实我很棒！我写东西也不是一两年了，而且我可以问心无愧、信心十足地说——我就是很棒！问题并不在我。很多大出版社的编辑都喜欢我的作品，帮我卖书稿的那个家伙从来就没见过那么热情洋溢的拒稿信。但是，我没有他们所谓的那个‘平台’，我只是个来自蒙大拿的无名小卒。”

“你只要继续写就行了，别去想什么出版不出版。但是要注意，超然物外还是泰然处之，这两者的区别还是很大的。你应该争取后者。”

我都快哭出来了：“但是，我没法不钻牛角尖啊！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无索无求。其实，我非常非常的牵肠挂肚。禅意跟我一点缘分都没有。我更像是什么圣公会教徒……我也说不太清楚。”

他失声笑了出来。我敢打包票，他把着一些神技秘诀，但就是不告诉我。那些秘诀只能靠修行领悟，而不能传授继承。就像《绿野仙踪》

（Wizard of OZ）里的多萝茜，“寻宝之旅”全都要靠我自己了。天哪，我恨这样的安排！

还是回到现实吧！

此时此刻，我不知道我丈夫到底在哪里。他昨晚离家出走，丢下一句不知道是否还爱我之后就摔门而去，直到现在还没有回来。他不接手机，也不回短信。

不过，我管不了这么多，我也不管他说什么爱不爱我。尽管这些话听起来很伤人，但我相信事情另有缘由。我相信我丈夫只是遭遇了个人危机。对，我相信情况就是这样。

下面我就要给你出个题目了。其实，也是在给我自己出题目。请让我们不偏不倚地做个假设。如果不偏向任何一方，我们的感觉会如何？我们就一定是对的么？自己就是正义的化身？我觉得，大多数人都无法承受“此身即真理”的那种痛苦。

我是这么看的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怨怼理由。我当然也是这样。我知道我丈夫是多么的讨厌他的工作，我也知道他痛恨自己不能赚大钱，他憎恶自己不知道事业何去何从。他感觉非常憋屈、绝望，尤其在我们这个高薪职位屈指可数的山区小镇上。我知道他十分纠结，因为我就在他的身边。我感受到他的痛苦，我也告诉过他。

但是，他并没有听到我的声音，他内心的呼喊让他充耳不闻。他必须自己找到出口，就像多萝茜和我一样。我知道，在这个时候，从他的角度去想会更好一些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不能生气，也无需害怕，尽管他有些话让人寒心。

这有点像小孩子叫嚷着“我恨你”，然后当着父母的面摔门而出。他们说的“我恨你”是真的么？或者说，父母是否真的知道学校里的那些烦心事？孩子的这种行为根本不是冲着父母的？我可不是说我丈夫的行为像个小孩子。（再说了，我变成了我丈夫的母亲，上帝也会反对的！）我只是说，我觉得事情远非于此。

我丈夫真的很棒，他忠诚、可爱、靠得住，是个真正的居家好男人。整晚呆着外面，电话也没一个，这可不像他干的事情。不过，最近

他确实有过好几回这样的情况。我把这看成他的“摔门而出”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我就知道他工作上出了点很糟糕的状况。我丈夫每次道歉时都戏称这是“释放压力”。释放压力确实很容易，反正我们这里有的是江河湖泊，附近还有座国家公园，更别说百步之内就能找到好几家酒吧。

在那些夜不归宿的晚上，我丈夫会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，反正从镇上走过去也没多远。我怎么会知道这个？这是个小镇，这里的所有人都生活在显微镜下。人们喜欢相互打着小报告，就好像在做社会实践课留的作业一样。

他们不请自来，提供情报：“我看到你们家那位昨晚在酒吧干那个呢！”他们说的“那个”在这里指的是啤酒，可不见得是什么小姑娘。或者说：“今天早上，天刚蒙蒙亮，我就看见你丈夫在办公室的洗手间里刷牙了，他脸上还留着沙发睡痕呢！”这些现场报道通常就暗含着一个意思：“他有什么事吗？”

对此，我通常只有一个回应：“你们干嘛不自己去问他啊？”

不过，这倒是澄清了一些猜疑想象——他不可能和什么女人一起呆在湖边的温馨小木屋里。相信我，我确实曾经这么臆测妄想过，即使毫无迹象或线索让我这么想。

现在很适合问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这个问题很诡异，也许大家一开始很不以为然，但我希望大家能开诚布公，真正的坦诚面对，因为我相信这个问题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。我也曾经坦诚地问过自己这个问题，而我可以保证，这个问题确实很有用。

事实上，我也在追问自己，因为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：即便捕风捉影，我丈夫可能会、也可能不会有桃色事件，那么对我而言，现在知道这一点到底有多重要呢？

稍等，别扬长而去呀！请稍安勿躁，容我解释一下。

这是一个真正要思考的重大问题。澄清无疑的事实怎么能帮助我到不以己悲呢？先别管我的婚姻了。最重要的是，了解之后又能够做些什么？

知道了事实之后，我到底想做什么？

如果他真的有外遇，这就算玩完了？就算婚姻自动走到了尽头？我是不是还要发个最后通牒？还是马上一脚踢开他？再把这个家弄得天翻地覆？我是不是还有什么制衡之道？就像……好了！现在可以轰大家去看心理医生了，因为，因为——不过，请等一下，为什么会这样？

如果我想证明他是错的，好像也不费什么劲。难道说，连他自己都在怀疑对我的爱，这本身还不能说明背叛么？难道这还没有违背我们的结婚誓言么？答案当然是肯定的。但是，还请试问一下：我也曾经说过“不论好坏，无论祸福”的结婚誓言，那么所谓的“祸”是什么？也许，牧师在主持婚礼时，最好先让我们写下自己能接受的“祸福”。不过实话实说，我一直都知道，“祸”确实很糟，很可怕。

我确信无疑的事实是，我丈夫确实遭遇了危机，这无关于是否有外遇，也无关于他爱不爱我。

而我爱他。

想想我们俩加在一起的那81^①个春秋吧！现在，如果我把他的夜不归宿——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——看作他灵魂深处的一种呼喊。这是他自己的痛苦，不应由我承受。如果我指责他的不忠，逼出真相；或者雇个私家侦探，整天惦念着毫无证据可觅的子虚外遇，我会好过一点吗？找个机会把他的手机偷过来，翻来覆去地看是否有什么可疑短信或奇怪电话？我真的这么信不过我的丈夫么？

我们自问一下：如果这时我一直躡在我丈夫背后，我成什么人了？我还谈什么完整的人格？我怎么能这样自甘下贱？

我们再追问一下：如果手机真的落在自己手里又怎么办？还不是个烫手的山芋，会烫破我的掌、我的心？我们要得到所谓的真相，是不是就应该承受这样的痛苦？为什么事实不能让我们无牵无挂？为什么我们的生命习惯于承受这样的痛苦？我又怎么能说，痛苦已经成为我们的家常便饭？

我不会这么干的。过去我曾经这么干过，那时我骗自己说，受点苦是值得的。但我不会再那么骗自己了。

^① 81个春秋：指“我”与丈夫的年龄相加的总和。

好吧，现在不管碰到什么事，我都会淡然处之，不再想什么控制或干预，也不再想什么打落牙齿和血吞。我一直就认为：他去酒吧了，和几个哥们儿喝了点酒，然后倒头睡在自己办公室的沙发上。有时，也许会勾搭个什么人，就是那类沾花惹草的事情。

到了后来，即便是孩子也慢慢知道了是怎么回事：只要爸爸没有准时回家，甚至有时根本就没回家……那他就是跑去释放压力了。这倒无所谓对错。

曾经，我们俩都对自己的教育方式引以为傲：我们和孩子的关系还算亲密和谐。不过，我们可不会什么都对孩子说，而且岁月不饶人。所以我们也对孩子们说过，爸爸妈妈都是凡夫俗子，也都会犯错误；大人们也会走入困境，甚至有时也会举止失当。但我们是一家人——即使搞得乌烟瘴气，我们也彼此相爱，相互保护，彼此原谅。

但这次他的不告而别很难原谅，这不是什么“摔门而去”。孩子们的眼神流露出这一点，我不知道自己的眼神是否也和他们一样。

我们俩最喜爱下面这段话，它强调了要守护彼此的孤独：

婚姻的关键并不是击破所有的外壳，创造快餐式的和谐。相反，美好的婚姻应该是把对方看作自身孤独的守护者，从而彼此表现出最大程度的信任。两个人融为一体是不可能的；即使看起来如此，也应该是一种折磨。这种相互包容其实剥夺了某一方，甚至是双方的绝对自由和发展。但是，如果认识到，即使最亲密的人之间也会存在不可逾越的隔阂，那么他们就会找到一种美妙的相濡以沫的生活方式。如果他们成功地接受了彼此的差异，就有可能一直把对方看作一个完整的个体，这样双方都将拥有一片无尽的天空。

——里尔克（Rilke）^①

守护彼此的孤独，最绝对的自由，包容彼此的隔阂。（不过我敢肯定，里尔克在写下这些睿智的文字时，肯定没有想过那些酒吧、那些桃

^① 里尔克（Rilke，1879~1926）：奥地利著名诗人。

色案件。)

我希望他有独处的时间，同时我也珍视自己的独处时间。我们一直给予对方里尔克笔下的“最大程度的信任”。因此，不管他遭遇什么个人危机，也不管他说过什么爱不爱我，问题在于，难道他真的想摧毁这么多年来建立起的信任吗？

还有，什么是尊重？我只不过要求打个电话，免得我一直提心吊胆。这很难吗？相濡以沫的承诺，甚至双宿双飞的坚持，那些都很伟大。但我们不是那样子。事实上要比我想象的糟糕很多。

我不打算评判他的行为，因为我知道这没法评判。我只是想了解沟通，而不是胡搅蛮缠。这不是我理想的行为方式，我受不了这个，一刻也受不了。然而现在，社会上有那么一批人想让我们强作欢笑，假装礼赞根本就不完美的婚姻，对此我能没有反应吗？除非他们不这么干了。黑白分明，非此即彼；一着失算，满盘皆输。我能肯定，现实中的已婚人士大概不会这么冲动的，他们的手段要多得多。不，别这样，这还不是歇斯底里的时候。这应该是休养生息的时候，就像特里·坦帕斯特·威廉姆斯（Terry Tempest Williams）^①想象的那样。

但是，我脑子很乱，思前想后，摇摆不定。好像那些家长里短已经深入我心——完全是装模做样，歌舞升平，黄口小儿稍不如愿就会号啕大哭。这些干扰太厉害了，令人晕头转向。我想收拾一下，马上就搬到其他镇子去。我想放飞思绪，想起的全是那些蟋蟀和蒲公英。除此之外，那里没有他，没有人会扰我清梦——我们都变成了自给自足的动物。这是这个夏天里世上最重要的事情，反正我是受够这些家长里短了。

恐惧攫取了我，让我窒息，我害怕去想，如果没有他在我身边，生活会变成怎么样？不过我至少知道一件事，恐惧对我没好处，最好还是马上想点别的事，别再惶惶不可终日了。

尽管如此，今早起来，我还是战战兢兢。虽然我试过慢慢地淡化恐

^① 特里·坦帕斯特·威廉姆斯（Terry Tempest Williams）：美国自然文学作家及诗人，是美国自然文学、生态批评及环境保护等领域颇具影响力的人物。

惧，但还是不得不承认，我确实非常害怕。我就像《美妙人生》（It's a Wonderful Life）里的玛丽·贝利：乔治在吼那些孩子，让他们别再弹什么圣诞赞歌；乔治又碰掉了那掉过无数次的栏杆把手；乔治在想着自己最好马上死掉，别再活了。我就像玛丽一样（但我不是什么唐娜·里德<Donna Reed>^①），虽然玛丽在喊叫着“乔治，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们的孩子！”在内心深处，我知道，如果真的听之任之，或者下最后通牒，只会什么都得不到。啊，如果能拜访一下守护天使克莱伦斯，就像乔治·贝利那样，我就知道，我爱人的个人危机仅仅在于金钱上的压力和无法实现的理想。虽然我竭尽全力地想抚平他的创伤，但我知道我做不到。这不可能，这是他自己的事，他要靠自己才能找到内心的淡定。

我知道这种淡定。事业上一年复一年的挫折，造成了如影随形的羞赧之心。我花了差不多两年时间，再加上一位真正很棒的心理医生，才艰难地越过了这个坎儿。我又怎么能够要求他一天之内全部搞定呢？

现在，又是一个早晨。在这个糟糕的时刻，我还坐在这里爬格子，噼哩啪啦，内心烦躁。我有点虚脱，我又回到了老路上。恐惧攫取了我，我又滑向了痛苦的深渊。如果真的有另外一个女人该怎么办？

那么，亲爱的读者，我知道你很可能已经怒不可遏了。你想告诉我，如果这样过分的事都能容忍，那也太傻了。你希望我反击。

好，我反击了，吵架骂人我仍然是把好手。我最拿手的就是死缠烂打，最擅长的就是任性妄为。

不过，我选择了一种不同的策略，我愿意相信，它能起到反击、哀求还有纠缠从来起不到的作用。这是因为，不管他是否回到我的身边，我始终都信守一个承诺，那就是不再痛苦。这是生命的一种方式，也是生活的一种方式，它涉及到很多方面，而且无关于宗教。遇到了就热烈拥抱它吧！我们全都希望自由自在，不是么？

而且，是的，我也是刚接触这套策略。我也知道自己经常会动摇，

^① 唐娜·里德（Donna Reed，1921~1986）：美国著名影星，曾出演《乱世忠魂》、《豪门恩怨》等，是《美妙人生》中玛丽的扮演者。

但我会努力去做，我会走出自己的路。这不仅是我的成长之路，也是大家的成长之路。不管什么人，不管在什么情况下，如果他焦躁不安或者更糟，他将会豁出一切，不再对自己负责。那么，我就是为这样的人写下这些文字的。

我抬起头，平复一下心情。桌子上方贴着我的“作者按语”，旁边全是一些照片，有在沙滩上欢呼雀跃的儿子，有戴着雏菊花环的女儿，还有在婚礼上吻着新娘的他。“作者按语”是很严肃的事情。某一天，我突然有所触动，就马上打开电脑敲出几行字，然后打印出来，贴在挂满照片的墙上，旁边就是那只在积雪依旧的春天回到山上的知更鸟。我女儿把这只鸟叫作“嗨，朋友”。在蒙大拿漫长的冬天之后，这只鸟就代表着希望。

我的“作者按语”是这样的：我从事写作，希望能为昏暗乃至漆黑的心灵角落带去一点光亮，希望能抚慰自己以及他人。

这本书就是这个样子。也许，它能帮助大家；也许，它还能挽救婚姻，拯救事业，避免伤害孩子们的心灵。我现在就希望床头柜上有这么一本书。也许只有这样，我才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踟蹰独行。

如果我和我爱人能迈过这个坎儿，能回到一起再次相爱，还是夫妻，不再痛苦，那么这个夏天就值了，这本书也就功德圆满了。

即使没有这个结果，我也会知道，如果这样生活下去，我就会成为更好的人。

因此，请不要走开，请像好朋友一样陪着我吧！也许，我们大家都能学到一些会改变我们生活的东西。我会努力去尝试的，以我们的名义。

Chapter 2

未知之云

清晨8:45，
同一天

在生命的这一刻，孩子们在惊恐地张望，我在想自己该怎么办、怎样说。让他们知道爸爸的痛苦？或者干脆不说？我应不应该按孩子们能理解的方式说话？告诉他们，昨天爸爸是怎么坐下来，然后告诉我他相当难受，憋屈得慌，他的公司完全破产了；我们就要债台高筑，我们的积蓄就要随风而逝；我们就要失去自己的房子，这幢我们亲自精心建造的房子——孩子们的书架都是量身定做的，恰好能搁下他们的玩具马、玩具车、积木和拼图；我们就要失去自己的土地，这片土地上有我们的狗、马、猫、鱼，还有我女儿心爱的宠物鼠。

更要命的是，我不知道如何才不透露他说过的真相，几个月来他首次直面我而说出的真相。他说，在一起过了大半辈子之后，他需要独处一下，然后再想想是否要给自己的脑袋送颗子弹。他说，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继续爱我，甚至于是否爱过我。他说，他无法相信自己真的知道如何去爱。

最后这一点，我从没有想过，而他却无时或忘——他一直在怀疑自己爱的能力。

而我，并没有怀疑他爱的能力。这么长时间以来，我一直是这种爱的见证者和受惠者。但他既然这样想，肯定有了心结。我也想到了自己的最低潮期，那时候我是怎样的？我怀疑过自己爱的能力么？也许。但